

学生的语文素养从哪里来?

主持发言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

关于语文的讨论和批评太多了,但符合国情的科学的研究却少见,很多讨论都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语文界门派丛生,能否让争论消停一点,在语文教育的核心理念上互相关照,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建议老师们认真体会一下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语文素养”的提法。

所谓“语文素养”,是指中小学生在具有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在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过去,语文课一般只讲语文能力,比如听说读写能力,讲“双基”,现在提出“语文素养”,涵盖面明显拓宽,既包括听说读写能力,又有整体素质的要求。就是说,在语文基本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同时要注重优秀文化对学生的熏陶,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以及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得到提升,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得到培养,语文教学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这样说,有的老师可能感到“虚”。常听到有老师抱怨语文课负担太重,所谓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具体到教学,就老是怕照顾不周全。其实不必过虑,语文素养也好,人文性也好,都不应当是附加的,而应该是有机结合、自然而然展开的。比如小学生识字写字,既是一种能力训练,还是一种习惯、修养的生成,特别是培养了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这里边就有语文素养,也有人文性了。所以语文素养的提出并没有增加负担,而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更大的教育视野。

从语文素养这样的理念出发,看看当下中小学语文教学现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语文学中常见的5种偏向》,认为当前语文教学普遍存在5个偏向:

第一种偏向是不注重教学的梯度,患上了急躁症,一切瞄准考试,都在搞提前量,随意增加教学难度。

第二种偏向是课堂教学“两多两少”,即教师讲得多,讨论对话少;默读少,诵读少。教师讲得多,加上练习、做题和讨论又多,“读”就被挤压了。还有,就是讲课大琐碎,美文鉴赏变成冷冰冰的技术性分析,甚至沦为考试技巧应对。本来语文阅读是一种美好的享受,现在变成了苦差事。

第三种偏向是不让学生读“闲书”。对于语文教学来说,阅读量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阅读量,语文素养才能得到提高,光靠做题是不行的,题海战术只会败坏学生学习的“胃口”,让他们失去对语文的兴趣。读“闲书”也是

一种阅读,可以引发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更重要的,这是学生的语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种偏向是文笔成了作文教学的第一要义。过分重视文笔,使得作文命题大都偏于文学的感性的路子,这就影响和制约着语文教学。

第五种偏向是“宿构作文”成风。作文教学只考虑中考高考,主要是套路练习,当然也就败坏了文风,败坏了作文的兴趣。作文课和阅读课一样,需要气氛,需要熏陶,需要不断激发学生表达言说的欲望。无论什么教学法,重要的是让学生对写作有兴趣,有了兴趣就好办。

既要应对高考中考,又不完全被其拖着走,既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败坏对语文的“胃口”,这不能做到?着眼于语文素养,懂得一些必要的平衡,总是会有办法的。

阅读现场

让阅读在学生的心中发芽

——记语文特级教师李怀源的“单元整体课程”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前不久,记者参加了山东德州跃华学校小学部举办的“小学单元整体课程发布暨阅读课程实施高端论坛”,该校校长李怀源从2002年开始尝试“单元整体教学”,到2010年进行“单元整体课程”建设,再到2012年5月编写出版“小学单元整体课程实施与评价”系列丛书,使得语文课从单篇教学走向单元教学,从以内容分析为主的阅读教学走向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教学,从只注重教科书走向注重阅读与实践,从重视教师作用走向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教授在开幕式上所说:“一个学校,能够把小学的整体课程开发出一个具体的体系,从目标到实施到评价,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整个的课程,无论是语文、数学、外语,都是建立在阅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非常精彩,让人感动。”

“读整本书”应成为教科书的主体

长期以来,人们对学校语文教育的非议从未断过:其中包括考试内容、教学方法、评估体系、教材编写、教师素质等,而一些大学生没有读过几本课外书、工作后不会写报告,说话常常条理不清等等更是见怪不怪。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语文教学?我们到底通过语文教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是真正有效的语文教学方式?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老师们都在进行着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

李怀源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的核心是“整体”,就是老师按一个单元整体备课,而不是按教材顺序一课一课地教,并且把小学6年的语文教学看成一个整体,关注小学语文学习目标和每学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力图在教材上,把教科书课文整合在一起,同时引进供学生阅读的整体书;在教学上,



(资料图片)

改变传统的以教授为主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能力、养成习惯。

据介绍,“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分“教科书教学”、“读整本书”、“语文实践活动”3部分;下面又细分为预习、理解内容、领悟表达、口语与习作、读整本书、语文实践检测和检测7个模块,在每个模块的学习内容的安排中把一个单元中的课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通过某个点建立课文之间的联系。其中“读整本书”的书目选择和教科书中的单元有密切的联系,有的是主题相似,有的是体裁相似,有的是内容相似,选好书以后,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自由阅读。而语文实践活动则是以某种语文实践为主所组织的活动,比如,在教完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童话单元,阅读讨论《木偶奇遇记》一书,安排“编写剧本”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编写剧本,分小组设计表演,学生再通过表演加深对剧本的理解,边排练边修改。最后,在全班进行表演。

叶圣陶先生曾说:“要养成读书习惯而不教他们读整本书,那习惯怎么养成得?”但是“读整本书”总被认为是一种课外阅读,叶圣陶自己也这样说过:“整本书分量多,不便在教室里精读讨论,所以教学生根据精读的经验,自己去读。”现在李怀源要建立的

是以整本书为主体的语文教科书体系,根据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确立各个年龄段的阅读书目,作为教科书的主体。然后作出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广阔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学校教育应当不只是学科教学

经过7年多的实践和探索,李怀源从2010年开始,尝试把“单元整体教学”的思想转化到小学各个学科的教学,形成了“单元整体课程”,具体分为文化课程(包括语文、英语、科学、信息技术)、艺术课程(包括音乐、美术、形体)、体育课程、生活课程4个领域。他告诉记者,“单元整体课程”是以课程内容整合点,以学生探究式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以培养学科能力为主要目标,确定了“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的基本结构,每一部分都包含“教科书”、“读整本书”和“学科实践活动”3种教学模块。

开展“单元整体课程”以后,山东德州跃华学校小学部各学科都推进“阅读与欣赏课”,并排进课程表,力图通过课程建构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比如体育课中的阅读概念可以扩大,看体育视频也是一种阅读……李怀源告诉记者,单就语文学科而言,学生每学期至少阅读3本书,精读3—5本。所有学生在40分钟内,均能完成现场作文,文风朴实,书写工整。阅读为学生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学生因有思考而变成有思想,语文素养也提高了。同时,所有教师在参与完成12册的单元设计之后,逐渐有了课程意识、目标意识、单元意识,整体意识也更强烈了,能够从6年的角度看待小学教学。

“如果有人问我,语文是什么?我会斩钉截铁地说:语文是工具,但不是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语文老师不是派发工具的工头,而应是带着理性的关怀、带着感性的期待,帮助学生找到顺手的工具,帮助他们修理好出了问题的工具,并且使他

们将来有欣赏、完善和修理的能力。语文是工具,需要以人文的方式去教。”李怀源很有信心地说。

教育思想让“单元整体课程”更具生命力

谈到未来,李怀源认为,“单元整体课程”的形成,经历了由教学到课程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对比较漫长,从教学细节走向课程的设计与构建,确实不容易。当我们真正站在课程建设的平台才发现,其实所有的课程思想都应该来源于教育思想,课程的设计应用是教育思想的具体化。等教师的课程理念和实施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单元整体课程就要走融合之路,即多学科融合设计。

“未来的‘单元整体课程’将以大单元为教学单位,以融合为单元构建方式,以学生的自主探究为主要的学习方式。”李怀源憧憬着:“最终把‘小学单元整体教学’变成‘小学语文教学’,甚至‘语文教学’,把小学语文教学和初中、高中、大学阶段的语文衔接起来,变成一个体系内不同阶段的‘语文教学’,只有这样才会打通学段之间的联系,那样就会真正实现语文的整体教学,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那时的‘单元整体课程’经历了‘由教学到课程、由课程到教育’的过程,将变成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师生发展的。”

李怀源经常引用一首小诗:“一点点种子,一点点泥土,一点点整理,一点点这个那个,一点点阳光,一点点雨水,一点点等待,然后——一朵小花!”他把“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比喻为一朵小花,经过了10年的孕育,小花终于以生命的完美姿态绽放在学校这片土地上。而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杨小微教授所说:“一所学校能有自己的课程框架是很了不起的,德州跃华学校小学部的课程建设开出的不只是一朵小花,而是遍地的迎春花,开出了一片灿烂与金黄。”

我的故事

暑假,我给女儿“催吐”

■叶开

我女儿10岁,虽然她阅读量很大,但是语文考试成绩在二三年级时只是中等。她原来写点读后感,我觉得不错,现在到了四年级,反而写得更差了。但是,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的考试成绩一下子就跌下去了,很简单地就站在全班前5名中,一点都不费劲。这个结果,在我的“算计”中。

我自己本来就算得上是“应试”专才,对自己的女儿很有信心。很简单,一个阅读量巨大,并且有深入阅读能力的学生,只要她长大一点,稍微适应一下考试的规则,掌握一点技巧,她的语文考试成绩就不会差。我上中小学时,可看的书太多了,除了我自己收集的连环画和我姐姐藏有的几部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其他只能借到一些武侠小说。就凭着这点说来惭愧的小小说阅读积累,我的高考语文照样成绩不差。所以,大量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积累,也是语文成绩能够真正提高的本质基础。

现实中的语文教育,在教育理念的核心上,就不想让学生学好国文,也不想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是对他们进行洗脑教育,让学生变得毫无思考能力和阅读习惯。中小学语文老师有各种写作的要求,例如多用好词好句等。这些语文老师,自己可能写不出一篇逻辑通顺的作文,怎么能指导学生写出好文章来。以我的浅见,语文这个科目,在中小学阶段就应该取消,代之以真正的国文教育。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语文教育模式和相关的教材编写程式,是1958年叶圣陶主编新编中小学统编教材时定下来的。当时的教育思想就是搞革命教育,那时,在政治挂帅的情况下,匆忙地推广简体字和简体字统编教材。全国还必须都用这个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各地不得私自印行使用。在这些教材里,传统文化中优秀

的文学作品全都不见了,被冠以“封建糟粕”之恶名通通销毁了,代之以新编的假大空。这套教材编写模式,至今还在“有效”地运行着。虽然表面上,各省市自治区可以自行编写教材,但是,各地的教育思想都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材。

因为洗脑、恶化教育,我的青少年的黄金时期被彻底糟蹋了。上了大学,记忆力已经无法达到少年时期那么深刻和准确,除了146首《千家诗》可以背诵无碍,其他的都只能零星记住。所以,小孩子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背诵这些篇目,那时候的记忆是不会磨灭的,而这正是大中小学阶段教育所忽视的。

这个暑假,我就在女儿“催吐”,让她把在学校里不幸吞食的那些语文垃圾都吐出来。催吐,就是这些小说。《哈利·波特》、《夏洛的网》、《丁丁历险记》……这些催吐剂的功效就是让小孩子知道,文学世界之大,远不是那些教材内容所能涵盖的。

我很感激我的大学老师,尤其是在某次讲座上给我们当头一棒,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劫老师。他在第一节课上,就给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当头一棒,“上我的课之前,你们必须先把高中学到的那些垃圾全都彻底忘掉。”他把脑袋塞满了再说。那个圆圈吞吞的阅读,虽然让我得了消化不良,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地也似乎变成了一点点的营养。人生经验需要的是时间的历练,阅读却要尽量在学习的黄金时代完成。所以,我对小孩子的阅读特别关心,让女儿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并且逐渐学会分辨哪些是垃圾、哪些是精华,这是我的努力目标。

(作者系《收获》杂志副主编。本文摘自《对抗语文》,叶开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专家分析

只要带上耳朵,听听老师“贩卖”过来的二手理解,高兴了抄抄笔记,或干脆找老师拷贝课件,这就算完成了课文阅读,考试时再翻出笔记背背,争个好分数,这就是当今语文教学的现状。

在阅读实践中学会阅读

■王晓霞

为什么有人认为学生寒窗十载却成了语文教育流水线上合格的“废品”,究其原因,无非是语文课以讲代读,忽视阅读积累,不重视语文实践的结果。

自2001年新课改启动至今,虽已过去了十余年,但语文课依然故我:还是以讲为本代替以读为本,用教师的说课代替学生的阅读体验;还是用题海战术代替阅读积累,导致学生该减负不减负,该积累不积累,吃力却不讨好;还是用书面练习代替语文实践,剥夺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学习语文的机会和权利。以上种种,都是违背了语文教育规律的做法。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关于“语文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语文教育”的探寻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人说语文指“语言”、“文字”,有人说语文指“语言”、“文学”,甚至有人把文字、文学、文章、文化、语言、修辞、逻辑和创作等统统归到语文名下。我们不妨回望叶圣陶在解放初期给“语文”下的定义:“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是指口头为语言,书面为文字,“语言文字合起来就构成了语文的范畴。而口头语言是培养听说能力的,书面文字是培养读写能力的,因此,语文课就是学习口头语言、书面文字,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这是叶圣陶对“什么是语文”、“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最初界定,应该说比较明确。

我国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基本上依据叶圣陶这一精神。如其规定:“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现在的语文课却常常游离于上述精神,背离语文教育规律,严重影响了语文教育质量。

其次,课内外阅读之间要举一反三。叶圣陶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既然如此,那课内教材就是一个阅读案例,要想检测与促进课内阅读效果就得通过3个课外阅读案例来反馈,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尤其在现有考试制度下,要想有效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教师就要充分把握好二者关系,即课内阅读是课外阅读的案例和导读,课外阅读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和拓展,然后用有限的课内阅读案例来引导无限的课外阅读拓展。比如,教师或学生可以以课文内容为主题选择一组文章或相关章节构建课外阅读单元,这样既可以促进课内阅读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课外阅读能力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

最后,阅读实践要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这就要打破狭隘的文学阅读观,即以阅读仅限于文学类作品。学生未来要经历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所以要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通过阅读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为未来生活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各类作品包括哲学著作、科普读物、名人传记、历史文化著作甚至地方志等,都是作者对自然、社会生活或人生的感悟,只要学生有兴趣,就可以让他们通过广泛阅读,尽可能地从前人或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对于未来生活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其次,个性化阅读。现在的课堂多

半是教师利用话语霸权引导学生阅读“齐步走”,同化思维,长此以往,何谈另类声音、另类解读。学生的阅读惰性就这么慢慢培养起来了。个性化阅读就是让学生打破阅读惰性,不依从成见、成说而获得的独到见解或理解。

再其次,课内外阅读之间要举一反三。叶圣陶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既然如此,那课内教材就是一个阅读案例,要想检测与促进课内阅读效果就得通过3个课外阅读案例来反馈,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尤其在现有考试制度下,要想有效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教师就要充分把握好二者关系,即课内阅读是课外阅读的案例和导读,课外阅读是课内阅读的延伸和拓展,然后用有限的课内阅读案例来引导无限的课外阅读拓展。比如,教师或学生可以以课文内容为主题选择一组文章或相关章节构建课外阅读单元,这样既可以促进课内阅读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课外阅读能力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

最后,阅读实践要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这就要打破狭隘的文学阅读观,即以阅读仅限于文学类作品。学生未来要经历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所以要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通过阅读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为未来生活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各类作品包括哲学著作、科普读物、名人传记、历史文化著作甚至地方志等,都是作者对自然、社会生活或人生的感悟,只要学生有兴趣,就可以让他们通过广泛阅读,尽可能地从前人或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对于未来生活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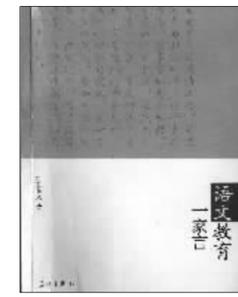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二集)》,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有关语文教育的文字,是继2010年出版的《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之后的又一本力作。作者近年来用较多精力关注和参与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改革,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担任北大“国培计划”教师培训的首席专家。该书结集的文章是作者经验之谈和深思之论,某种程度上记录了课改的艰难行进,对课改与语文教学、大学教育、现代文学研究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



《言说抵抗沉默: 郭初阳课堂实录》郭初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听过郭初阳授课的人用3个字来评价他的语文课堂:“革命性”!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如果说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那么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则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语文教育一言堂》,王尚文著,漓江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该书是著名语文教育家王尚文先生的专题论集,共收其代表性文章33篇,阐述了作者语文本位的语文教育思想,在文学教育、语感、语文教学对话性、语文教学活本质、语文教师专业化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认识。

话题征集

“读书小组”的名称源自豆瓣网站中的各种兴趣小组,意在分享读书体验、碰撞从读中生成的观点、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每期主持讨论的“小组长”来自教师或学生,他(她)将从几本主题相近的书中挖掘出一个教育话题,组织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交互式讨论,引导教师进行深度阅读,学会如何思考。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阅读的参与性,诚邀您给我们提供您最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推荐您最喜欢的新书。来稿请发:queym@163.com,邮件请注明“读书小组”。期待您的参与!

——本版编辑启